

十門辨惑論卷上

既

大唐興善寺沙門禪 復禮 撰

荅太子文學僅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截馘下古獲也犧牲上許奇切肌氣音告朔沃古如
祭月祭名餼羊許既切杜郵羽來切分鑣十娘小各
驁奔馬遇也墳塋音既切蔽芾一吉子小勦絕子小
來贈贈撫也泥弭也瘞音了辛亥咳告愛切削愛切
藁下高也蹟鳳也朝菌求殞切渙然草也貽告愛切諸代
也遺也致致音蕈蕈也朝菌求殞切渙然草也賈告愛切諸代
也遺也致致音蕈蕈也朝菌求殞切渙然草也賈告愛切諸代

生之聰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正名乎稱之曰十門辨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幾乎一言而法唯秘密述之取忘乎三轉遂取類觀象載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讚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

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擎十號
之尊乎非獨以卑移尊於理非順寔亦佛與
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
差何須成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
知何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示下愚也
辨惑曰嘗聞迷情而取匹夫雖賤而難奪順

理而求萬乘雖尊而可降山澤通氣未始一

其崇拜金石同聲何必均其小大況惟諸佛

有平等誓願時乘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
忘致遠遡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羅詰者
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啓權智以有生示
居家而弘道蓮華總持之力來自他方芥子
解脫之門開於此國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
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
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弥勒居一生之地服其
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入而菴園之
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跡藉無動而方明
故如來乃睠於此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

之力有感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
至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者孰
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遐觀見牟尼於寶相
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華鬘而不能屈彼仁尊
入茲國界豈唯羅縠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
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

吉歲師云

栗事

出

見其本今檢諸經錄目無此經

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者佛道
甚易云何勤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
化是不實豈以不寔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
何爲若斯哉且文殊乃然燈之師釋迦又然
燈之弟子文殊既爲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然
燈之前況彌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佛文
殊之力今龍女成佛於前彌勒成佛於後而
文殊不成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
云何佛若未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
也如文殊未成爲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已

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請爲言之
辨惑曰至人無已爲物有形高卑不可已跡
定隱顯不可已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位
光十地文殊雖名稱菩薩而實是如來何以
明之按法華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
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根行業乃至辯才
無礙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
所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才
無礙者智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
也斯則三祇功畢十度因圓獻寶珠而轉女
形坐蓮華而陞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
惑者見龍王女即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發
心即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
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身
子由其致詰蓬之心也何其曲哉又按首楞
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來
央掘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
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普

見竊以文殊智包權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
劫已爲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尚號法王之
子或正位北方久名寶積或授記來劫將稱
普見變化十方而無礙周行三際而不動無
取無得而成果不去不來而見身豈可以一
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遇燃燈而函丈逢釋
迦而避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
道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文殊
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成方便實
爲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之事巽
已行權同許車而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旣信
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呼嗟七竅一猶未
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稽疑曰佛說法華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
夜明以爲釋迦生也正法一千像法一千並
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
力促爲食頃此則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

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灰
燼今既不成燼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千餘
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
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千俱合得果何止頻婆
一國十二萬人哉持此相況不加明矣法門
六十小劫謂如食頃踊出品云五十小劫謂復禮

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兼燈
明之事但取意而直通不依文以反語

辨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
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
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
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
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覩穢而迷淨空承日月
之談弥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及其
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
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
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士而久可
存乎非淨非穢方為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
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

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
體圓常諦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
歸以久難近得無為謬法華壽量之品維摩
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或曰釋迦利
見元是化身婆娑盡野本非淨國者聞穢國
之靈鎮法華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
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為謬也不亦大哉
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
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
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
或以之見近婆娑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
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人之見也近與穢凡
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婆娑矣而淨得
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
是化身婆娑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
況乎法花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二歸一迴
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
淨土太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土已觀何有穢

土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故知聖壽還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豈劫災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小劫爲焉有覈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指寶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華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維摩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若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人也逸多殺父母豈福人哉而許出家也閻王害父囚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万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辨惑曰蒼昊信廣蘊難壅遊而不見白日蓋

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惑則不能順辨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一千里而明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披葉障者何異甕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伏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万八千國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視若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祥輝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豈寂莫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以昭彰而感人也逸多殺父母豈福人哉而許出家也閻王害父囚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万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粗明其微妙然後應

真西舉像教東來八方法門吞納九流而微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煥若先霞而後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況於福者乎故有遠得四禪矜小功而背誕具行三遙知昨非而迴向迴向者生於正解正解生而罪可滅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福亡永劫而沉淪罪滅即身而解脫故語曰踏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仁遠乎哉行之即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校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棄哉譬夫良工相木名醫瞻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童病也汝

何以療之仁將此爲是問乎爲非問乎必以爲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遠多行衛頑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興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爲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機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爲獨隔請再思而可矣

顯寶得記門第五

贊疑曰提婆是佛弟子勸闍王害佛尚爲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爲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爲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授記乎無授記乎如有授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授記安得爲化哉若以善星爲眞者何不同之毘季陞天宮以誘之

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地獄豈慈悲也但拯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懼曠野之鬼神伏闇王之醉象何爲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與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與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況謗害輕重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成於逆成逆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放壞見斯斷善根乃受闡提之号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又問善星爲眞爲化者凡化之爲理必當以混眞爲妙眞妙之爲事自然以似化爲恒眞化相涉魚魯難辨然則縛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

智小謀大美銖固其傍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爲最後之說迦葉再請善星是廝下之人穢困嗟其永墜苦獄見其生入又惡友行惡報恩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涅槃不言其爲化豈無爲化之理曾無是化之文以此而推眞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筌而詎得魚徧習諸禪爲山而已止簷同碩鼠之爲伎若飛鳥之能言雖造門人還如伯繚空稱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之語通衢歸跡滅表大人之相逢餽糟之人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人斯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尚招螢火之譏智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往照今俾化者不可逃其眞愚者不能隱其智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玉毫已駿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爲解庸臣棄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爲善不可與

惡者上智也可與爲惡不可與善者下愚也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難隨之等者中人也若善星之輩者至愚也故可誘可逼因而學之成羅漢謗因謗眾人斯下矣作闡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救耳譬夫厥田上上詎可使樵種生茅有渰淒淒不能造桔條布葉豈可間然於時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洎乎力士之慢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闡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害蟻子有罪殺闡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先乘同荆棘之田寧望後種知見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儔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大之誹謗者猶臣

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乎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歟

反經讚道門第六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爲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閻王必應自害何爲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至斯哉

辨惑曰山非自高而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爲功則大同相革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否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己之得失人之利矣已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已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謗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

之行是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偏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臧可以匠物順而匠物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匠物者調達之流也或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措紳希更指掌釋日起予者商也聊爲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忒故聖人心用權道也惡既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之內省善明使物之思齊思齊既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逆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扣頭伸敬調達多爲菩薩即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爲受化之人耳安知爲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善爲師茲理久著仲尼既稱誘矣調達何用不臧也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

或人又曰若順道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之今順而爲化既足矣何用返經而爲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夏氣長瀛瀛麥以之憔悴秋風淒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詎能遺松貞搖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緣而得解庶幾沾淺及深乎又曰爲惡以化人者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爲化乎釋曰惡人爲逆果或貽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觀物恐怖而能悛貽則冥寢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惡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爲化焉然調達始終行事權實雙辨經云惡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賓方爲實稱故鷲山會上天王記十号之尊奈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至仁不匱應同穎叔小惡無犯豈作潘崇因以父王定業不

移必遇其迷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
未始勸人權有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
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
故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欲令人不
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爲不勸乎權有勸尚
爲不勸寔無勸安得有勸哉此迺錫類之義
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爲
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旣其哩識
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且俟終日矣

十門辨惑論卷上

十門辨惑論卷上
稽留上音 指紳達申一音 拒音邑也 羅縠下胡谷反 既

十門辯惑論卷下

十門辯惑論卷下
觀業救捨門第七

大興善寺沙門釋復禮

既

穠砂大藏經

十門辨惑論